

Lucien Bodard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ANNE MARIE

安娜·玛丽

[法国]吕西安·博达尔 著
许钧 钱林森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LUCIEN BODARD

安娜·玛丽

[法国]吕西安·博达尔 著
许钧 钱林森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法国格拉塞出版社授权,本社享有本书全球(除中国台湾地区)中文出版权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安娜·玛丽
Anne Marie
作 者 [法国]吕西安·博达尔
Lucien Bodard
译 者 许钧 钱林森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8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地址:公园巷2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4
字 数 341 千
版 次 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02—2/I·471
定 价 ((软精装)18.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此刻，我就要靠近法国，踏上她的土地，跟她见面了，心中不由得害怕起来。这就是我父亲和那些白人绅士，还有满脸长着大胡子的传教士们，无比热爱，赞美不已的法国。陌生的法国，我温柔、壮丽、神奇而又多么遥远的祖国，她是世界的母亲，文学艺术的摇篮，她美丽而又武功烜赫，她占据了我整个的心，令人梦魂萦绕，无限自豪。

神秘的土地啊……
法国，我热爱她，我将沉醉其间。我的父母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她，他们走向了天涯海角，来到那群龙角逐的国度，可她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呢？

每当我父亲津津有味地讲起法国，他那庸俗而谨慎的笑容就会变得美丽，他那骄傲的胸膛就会变得宽阔，就会迸出火一般的热情，优雅的词语犹如奔腾的河水从他嘴中涌出。他宣称，法兰西慷慨大方，尽善至美，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当他赞美祖国的时候，他便不再是高谈阔论、自命不凡的平庸之辈；不再感到周身痛苦，整天愁眉不展；不再喜怒无常、趾高气扬或者卑躬屈节；也不再是一副一本正经有时又轻浮放荡的样子了。殖民主义的伟大功绩，三色国旗，马赛曲，勇敢的兵士，霞飞元帅，^①胜利女

① 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

神，圣女贞德^①……他，阿尔贝·博纳尔领事先生就像在举行祭礼，他，就是法国。

安娜·玛丽和我，我们在上海告别了阿尔贝。接着便是海上旅行，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我终于看见了法国本土，海岸离我们越来越近，它就要将我们围住，拥抱……我究竟是渴望还是恐惧，我不清楚。随着海岸越来越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恐惧的感觉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已经完全陷入了一个陌生的境地，什么都不理解，什么都不认识，味道不同了，颜色也不同了。这儿的一切都显得有点儿粗俗。慢慢地，城市出现在我的眼前，到处是平地拔起的高楼，乱哄哄的人群，搁浅的船只，周围斑斑点点的杂物，裸露的山岗，低凹的土地，破烂的房屋。城区上空一尊似乎就要飞升的丑陋的圣母雕像，俯视着一堆废铁，俯视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机械和杂乱的居民区，我预感到这一切都对我抱有敌意、肮脏而不祥。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们的轮船终于靠近了一座宽阔而巨大的码头，船呜呜地响起汽笛声，猛烈的震颠慢慢减弱，奋疾划水的庞大的腹鳍渐渐停止了摆动，眼前的一切令人厌恶。大海一片墨黑，大地简直像个谜。

阿尔贝，他在哪儿？要是他在这儿，他也许会解救我们的吧。安娜·玛丽是如此孤单，她只身跟我在一起，怎么能经受得住本土生活中的这般庸俗和烦闷？我拉着她的手，紧紧地拉住不放，然而，我为她感到不安。她，我的圣母，我那芬芳的鲜花，难道她不会在这嘈杂的人群中失去娇艳的姿容？不会昏倒在地上？

这天上午，我发现自己对她并不十分了解。她那纤弱的外表，美丽的衫裙下隐藏着比阿尔贝更加坚毅的铁一般的意志。我的母亲露出坚决而幸福的神色。她嘴上挂着并非嘲弄的微笑，双颊上现出了胜利者十分满意的神情。每当她准备迎战的时刻，她总是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著名女英雄。

全神贯注而坚定。在她回归的国土上，她举止从容，仿佛一切都已计划停当，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呢？我预感到她心里有某种打算，并将付诸实施。这是她的意志。她的愿望。然而，这到底是什么呢？

天空蓝色的光线有些发灰，更显得枯涩暗淡，光线里飘着烟雾、灰尘和水气。法兰西是一个洞穴……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安娜·玛丽感到不快。刚刚隆重地告别了热带国度的先生和夫人们，告别了颂歌、美酒，告别了那些殖民世界的大人物，安娜·玛丽便走向了不可知的未来，我紧跟着她通过这摇摇晃晃的舷梯。

祖国的土地，神圣的土地……哪里是马赛曲，天使的音乐、百合花的芬芳？此时，我们走进了一个货棚，一股臭鱼烂虾的气味扑鼻而来。货棚里一片昏暗，但却吵闹嘈杂，浑浊的空气里充斥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骚动。耳边传来粗暴的叫喊声，船底的泥沙咕嘟咕嘟地向上翻腾，绞车吱吱直响；有气无力的海关人员喀哒一声盖上印戳，警察眯着眼睛，不信任地看着我们，码头工人在搬运货物，旁边立着一位头戴大檐帽的工头，闭目养神，无所事事。在这混乱的场面中，还蕴藏着一种惰性，那是时光的重负。我感到极端的愤怒：一个大腹便便、身穿汗衫的家伙站在一辆货车上，向安娜·玛丽直冲过来，嘲弄地嚷叫着：“当心您的小蹄子，我的漂亮太太！”她猛地往后一退，看上去一点也不生气。这是法国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彼此尊重的世界又在哪里？

我们终于走出了货棚。那嘈杂的城市，那熙熙攘攘的街道，那清一色由白种人组成的人群，一切都那么乏味，毫无意义。甚至苦力也是法国人。我仿佛感到这些苍白的人们，包括那些体面的人，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正像中国人所说的，所有白人都是这样。我那美丽的表意文字，五彩缤纷的日光和夜色，以及那香火的芬芳在哪里？我那琉璃瓦，筑有雉堞的城墙和那些隆重的礼节在哪里？我，年轻的骑士，陪伴着仙女安娜·玛丽所跑遍的天

地又在哪儿？

多么可笑的纷乱，激动！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而只有一种生活的假象。人们匆匆忙忙地行走，显得异常贪婪——他们的面部表情变化莫测，他们的身上显示出种种不可抑制的欲望，丑态百出。他们不懂得审慎和稳重，不懂得永远不应该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只该显出和和气气的样子。在中国，穷苦的人们和蔼可亲，都有一颗宽厚的心。在马赛，却完全相反。不管地位如何，这些男男女女在打趣取闹时，在挖苦讥讽时，脸上总有那么一副迟钝、愚蠢的表情，他们性情乖戾，然而却自命为多才多智。粗俗的笑声，贫乏的思想，尖刻的语言。无论贫富都是如此。在这法国人的法兰西土地上，在这布满小动物、小机械的天地里，生存的苦和乐在哪儿？我感到这儿的人们似乎在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地生活。

然而，安娜·玛丽丝毫没有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的某种不快，而是毫不惊诧地与我一起隐没在这平庸、恼人的混乱之中。相反，她匆匆走路，对一切都心中有数，脱离了平时那种其实对什么都警觉着的漠然状态，变得活跃起来，可谁也不知她心里是冷还是热。她奔走于事务所、代办处、旅馆、车站之间。她对自己十分自信。她能使脾气最坏的人的脸上露出笑容。她的手不停地在施小费，那些人向她鞠着躬，伸出指甲肮脏的白色的手接了过去。她往常总是很注意珍惜自己，可如今却不惜花费精力。她用温柔的声音向人们提问，她也回答别人的问题，用笔登记，在营业窗口忙个不停，她付钱就像是赠送礼物……对我来说，这一庸俗的法国真是无法摆脱，而她却把一切化成了微笑和卑躬屈节。她完成了千百件难以想象的苦差使，但在我们家，在我们那被遗弃的王国里，生活的安排她根本不闻不问。在那里，豪华和可憎的事物同样是那么堂皇，跟我们相称。我们愉快地、自由自在地翱翔在那里的一切之上。在法国，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长着獠牙的老鼠，一些奸诈的个人主义者，一些壮丽宏伟的建筑物，还有一些高贵而乏味的

人物，他们往往摆出一副高傲或是痴呆的样子。而我们，我们今后将和他们一样，跟这些形形色色、自命不凡的人为伍。安娜·玛丽似乎并不因为跟其他法国人没什么两样而感到屈辱——说实在的，她才是真正的乡土气息很浓的法国人。而我呢，我这个中国小孩，我害怕被这些人所吞噬，哪怕他们都很正直，一个个都像尊贵的先生、夫人那样彬彬有礼。他们盯着我看，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我这个来自天外的孩子。安娜·玛丽对这一切都超然物外。她纯洁、冷漠、恬静，难以捉摸，她继续着她的生活。但她向何处去？她想追求怎样崇高的目标呢？

黑夜降临了，火车将我们带走，把我们抛进了一个可怜地点缀着几束火光的黑暗天地。世界消失了，法国不见了，唯有路面滚动的车轮在昏暗中飞驰，只听到车子的晃动。那声响，在停车时是那样猛烈，而有时却又是那样尖细，奇怪，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可以传出这种声音。我的心慢慢被一种醉意所占据，被这奇迹般的快速列车带走了。宇宙在此刻所具有的微弱的力量只能靠火车轴轮的滚动，靠它强烈而又慰藉人心的节奏来显示了，在这里，任何悲痛和意念都消失了。

我麻木地呆在一所飞动着的神奇监狱里，这是一间富有魔力的包厢。窗帘紧遮着，电灯以强烈的光线照耀着我们，照耀着安娜·玛丽和我，仿佛世间除了我们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我们一起处在流逝的时间和空间里，然而，我又仿佛觉得这时间和空间已经永远停滞凝固。我们俩静静地躺在卧铺上。我感到安全。但愿火车永远奔驰，向着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永远奔驰吧。充满了乐趣和无限欢欣的虚无啊。我望着我的母亲。她和衣久久地躺着，脑子里一直清醒地思考着问题，我望着她在沉思，不禁暗中思忖，她是想到达某个地方，得到某一事物，也许想得到某人。我们始终沉默不语。这种缄默好似在探测她，使她离我很近，而又十分遥远。她在哪里？想做什么呢？她将一直把我带在她身边吗？一种忧思

在抽打着我,而同时,车轮的颠簸又在抚慰着我。安娜·玛丽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想起了她的小罗罗。我们开始换上睡衣。她先动手换衣服,我把头扭向一边,不想看见她身体,哪怕是一块皮肉。我听到了自来水声,衣服被扔进了水中,我感到了羞怯。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她笑着说:“我换好了,你换吧。别那样愣头愣脑了。”我按命从事。我母亲穿上了白色的刺绣睡衣,肩膀处用饰带系着,她对我毫不回避,我感到很不自在。而她呢,一点也不。只是当我脱法兰绒长裤的时候,她才将目光避开了。我笨手笨脚的,解扣子时一阵忙乱。过去,是我的李阿妈给我脱裤子,给我抚爱,我是多么高兴啊。可此刻在安娜·玛丽眼皮底下,怎么也弄不好。然而,她却过来帮我的忙,一面讥讽我说:“你真是个十足的笨蛋。”

我终于得救了,穿上了我的睡衣,这就像是一身甲冑!安娜·玛丽熄了电灯,很快入睡了。我心烦意乱,倾听着她那平静、均匀的呼吸,她那充满信念的呼吸犹如蝴蝶振翅的声音。她将飞落在哪种无愧于她的猎物上呢?她甚至都不用做梦,她无需那种种给人希望的梦幻,她的微笑是快乐的,她的幸福足够了。我的心犹如一块浸满了伤心泪的海绵,我轻轻地挤着,想细细地品尝一番其中的苦味。慢慢地,我不感到那么痛苦了,心想她是不会背弃我的。我脑子里变得迷糊起来,昏昏沉沉地陷入了半睡眠状态,而同时,我又不时地想起我是在监视不忠的安娜·玛丽。可是她在酣睡,她的胸脯在微微地、节奏均匀地掀动着被单,犹如细浪拍击着海岸,起伏不断。接着,我坠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无数蚂蚁在咬我的眼睛。这是由法国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蚂蚁大军,一张张龇牙咧嘴的法国人的面孔冲着我,它们把我作为一顿美餐在分享着,男男女女,还有儿童,都在激烈争夺着。在这群数不清的蚂蚁中,出现了一位十分英俊的先生,我知道他的名字。他……他只在一旁观望,没有过来保护我,而是看着我被吞噬、被

瓜分。我不禁长叫了一声，犹如一条被开膛的狗。安娜·玛丽惊醒了，坐了起来，静静地打量着我，看着我发谵语。终于，她走到我身边，吻了吻我的额角，把我从恐怖中解救出来：“吕西安，别胡思乱想了，你会受人喜欢，得人宠爱的。”接着，口气又稍微严厉了一些，说：“男孩子不该这样懦弱，真没出息。”说着，她的手离开了我，我马上又疑虑重重，重新感到难以入睡、烦躁不安，眼前尽是一些模糊而令人难以忍受的面影。母亲又睡着了，深深地，越来越深地沉入了酣睡。

清晨，太阳穿过窗帘的缝隙把我唤醒。我拉开窗帘，只见天空一片淡蓝色，毫无生气——不像东方的曙光那样闪着蓝光——那小小的白色的日轮挂在空中，简直像一只一碰即碎的圆球。太阳发出道道光亮，有一束光落到了我母亲的脸上，如蛇影，如细丝。她企图将它驱除，随即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伸了一下身子，睁开眼睛，她的双眼是我置身的湖泊。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安娜·玛丽，她继续躺在那里休息，时而发出几声伤心的叹息。一丝细纹出现在她的额间，表明她在想心事。她始终都在沉思默想。终于，她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说：“你好，我的小小吕西安。”我向她走去，亲吻她，她让我吻着，对我微微一笑。乌黑的头发散落在她的四周，犹如一片灰暗的水面上浮着她的头……安娜·玛丽，你根本就没跟我在一起。

我凭窗眺望。开始，我数着匆匆离去的电线杆和计程牌。接着，因为实在闲着无聊，我不无烦恼地开始观察起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法兰西。我看见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低矮的山丘，围着篱笆的园地，即将收获的庄稼，鲜花，这一切和谐而又巧妙地排列在一起，像是一块绿茵茵的甜糕。河流接着河流，田野连着田野，片片牧地，片片树林。然而，这一娇媚的世界里却是空荡荡的，不见人影……火车渐渐放慢速度，欲停不停地穿过小站，一辆汽车在交叉道口等待着，一个农民用缰绳拉着马站在泥土路上，系在马儿颈

圈上的铃铛发出音乐般的响声。声音清脆而细弱。偶尔,火车在这些小站发出神秘的鸣叫,像是从一家教堂里的钟楼上传出的悦耳的钟声。这优雅的一切都那么庸俗。太庸俗了。这整洁俏丽的祖国与我的中国相比是何等的乏味。在中国那辽阔的土地上,景色变幻无穷,自然变迁急剧、迅猛,峡谷将大地切开,峰峦高耸云霄,还有红色的石崖,繁茂奇特的植物,春天,无数衣衫槛褛的人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人类的劳作具有多么伟大的力量:高大的城墙,宏伟壮观的城市,错落有致的庙宇,所有那一切都记载着人类的悲惨遭遇,也显示出生命的伟大创造。而在这里,一切都尽善尽美。然而,又那么空幻虚假……不过,看那些供人栖身的小屋,似乎还有人迹。一间间雅致的乡村小舍,一座座漂亮的城镇,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美。这里,既凄凉又文明。我的法兰西虽没有鲜血流淌,没有人头落地,但瞧她那苍白贫血的面容,我担心她是否就要寿终正寝。我一无所知,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接着,景色变得凄凉起来。小屋,破房,窝棚一间接着一间,连成一片。快到巴黎了。红色的砖墙被烟熏得乌黑,工厂的烟囱耸立如林,不断吐送着黑烟,正在发芽的树木深受其害,肮脏的木板小屋,弯曲的管道,小木桶,破破烂烂的小园子,碎瓶片,花坛四周喷上石灰水的石块,还有几样可怜巴巴、丑中显美的东西——破裂的双耳尖底瓮,栽着老鹳草的花坛和褪色的窗帘。几乎到处长满野草,但那疯长的野草却遮不住一堆堆垃圾。就在这种气氛中竟然有着生机,有着欲念。车在驶动,但驶往何处?坑坑洼洼的街道,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孩子生下来就指望他长大,面黄肌瘦也罢。妇女们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吧。也许在上茅坑、在喝酒的时候,人们会忿忿不平地发出怨言吧。火车停下,起动,又停下。眼前出现了小店,招牌,物品……像花鳅一样肥胖的商人,戴帽持棍的城市警察。法律……市政厅的三角门楣上写着:自

由、平等、博爱。教堂表明上帝在那里，然而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上帝。

这凄凉的景象也显得庸俗不堪，同中国的遍地伤痕，满目疮痍迥然不同。中国的形象越来越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法兰西太无味了。安娜·玛丽看也不看一眼，她对粗俗的人和事从来就不屑一顾。

她不慌不忙地穿衣服，梳妆打扮，花了很长时间。她翻了几个箱子，找出一件中国旗袍，肥大的袖子碧绿如水。她戴上首饰。她行事细心，然而迅速稳当；她手挺灵巧，这种灵巧给人以优美文雅之感。她的装束并不显得争奇斗艳，珠光宝气，尽管她不断大胆地变换着新花样。她终于打扮得风雅适宜，脸上显出了她那特有的戒备的神情，既富魅力又显得冷漠，更像是要征服别人。在她那善于克制的表情里，在她那几乎如清教徒般的得体的举止中，隐藏着某种快乐、得意的心情。她在准备……她已经准备好了。

列车发出最后的颤动，终于一声长鸣，喘出最后几口粗气，一动不动了。

我和安娜·玛丽走下车厢。这一次也是这样，车站里，人群熙熙攘攘，根本挤不动，灰色的月台好像在无限地延长，老是走不完。火车头在噗哧噗哧地喷气，喧嚣的停车场仿佛抱有敌意。里面，如同马赛一样，疲惫不堪的嘈杂声令人厌烦。在这首都的入口处，我只有一种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更为巨大的牢笼之中。

不少旅客有家人来接，他们高高兴兴地互相拥抱亲吻。然而却没有人来接我们。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几乎使人感到害怕。我已经习惯了在亚洲的情况，在那里，当我们到达或离开的时候，总有许多肤色不同的男男女女来迎送我们，向我们问候致意，有仪仗队为我们举行欢迎或欢送仪式。可是在这儿，却无人迎候我们，向我们致意，令人寂寞。

恐惧之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心头。而安娜·玛丽，她既无惊讶之

举,也无不安之态,她的样子是坚定的,没有丝毫的厌烦、粗鲁的情态,完全是一副处之泰然、不可战胜的气派。她迈开大步走向出口处。她在前面开路,我在她身边笨拙地、跌跌撞撞地碎步跟着。一个肥胖、红脸膛的搬运工为我们提行李,这个保养得很好、头脑简单、举止粗野的人,浑浑噩噩,在他身上既看不出人间的欢乐也看不到人间的悲哀,然而在中国,即使最悲惨的苦力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对安娜·玛丽来说,这个笨拙的家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头驴,是头骡。下了台阶后,安娜·玛丽递给他一张钞票,他手指颤抖地接了过去。安娜·玛丽已准备就绪,迎战首都。

巴黎!在这映入我眼帘的巨大城市面前我怎能不颤悸呢。阿尔贝最爱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一颗明珠,为了使自己在远方也能感受到这颗明珠的光辉,他在自己的领带上缀上一颗小珍珠。我竭力睁大眼睛,张开嘴巴,我真想隔着汽车玻璃窗把这座美妙的城市吸进去,吞下去。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破旧的出租汽车,它仿佛是靠司机喷出的烟雾在向前开动。

安娜·玛丽情绪高昂。她让汽车兜大圈子,让我见识见识都城的市容。

巴黎闪烁着凯旋门的光芒,跳动着法兰西的心脏——她那漫长的历史是多么光荣,多么壮丽,特别是凯道赛^①,阿尔贝的圣约柜^②……

然而,我内心又感到一阵忧伤。巴黎的美是冷酷的,没有心灵的搏动,没有奔放的热情,而由一种严厉的庄重主宰着。著名的林阴大道;名扬天下的纪念性建筑物,久经岁月的磨蚀而变得光滑;豪华的巨石;封住了生活气息的铁门铁窗。布满花坛的公园里孤零零地立着许多塑像,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匆匆掠过,而我却只看见

①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② 犹太教徒存放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的柜子。

灰蒙蒙的一片。没有直通云霄的天桥，没有求神拜佛的香火，没有红光闪闪的火焰，也没有任何奇形怪状的东西，没有任何气味，只有轻微的一声响。

母亲向我惊呼：“看那开花的栗树，真美极了。”可我看见的只是一些披着绿衣，十分粗壮的树木，人们给它们挂了不少玫瑰色的绒球。安娜·玛丽愈来愈兴奋，给我背诵起一连串在我看来是至高无上的名字：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和平大街，星形广场，可我仿佛感到置身于荒无人烟的旷野，这里种植着人工制作的植物，一些人在奔走，他们衣着不同，相貌各异，有的满脸皱纹，有的长着大胡子，有的戴着面纱，一个个举止庸俗不堪。尽管城市里一片喧嚣，行人熙熙攘攘，行车道上水泄不通，挤满了汽车，我仍然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我这时好像特别地郁闷，深深地感觉到那些最热闹的地方——咖啡馆，露天咖啡馆，大商店，剧院，公园——既布满人群，又空寂无人。难道巴黎是一座坟墓？难道人们是徒具形骸，幸存在这座大公墓里？我已经预感到不幸，但是我的母亲却容光焕发，嘴角挂着难以捉摸的无限幸福的微笑，清澈的双眸闪烁着火一般的激情。她忽然发出了几乎是心醉神迷的低声赞叹：“巴黎圣母院”，并吩咐在教堂前停下车，让我欣赏一番。我顺从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彩绘玻璃仿佛是早已逝去的遥远时代的回光，所有这些方塔像是它的残肢。但愿安娜·玛丽别带我进去。还好，她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她能向上帝祈祷些什么呢？我猜想是让美丽的巴黎成为她的王国。

我呢，我却十分惧怕这个将要使我失去母亲的城市。成都，我多么喜欢你，连同那些卖廉价物品和炸糕的商贩在内，我都喜欢，因为在那里，安娜·玛丽是我的，谁也无法从她身边把我抢走，连阿尔贝都不行。可在这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危险的信号。她已经准备冒险，准备献身……她将要背叛。

此时，她已经迫不及待。她向司机反复催促道：“快开！”

我们终于来到蒙巴纳斯区的一家旅馆，它位于一条宁静的小街尽头，四周矗立着一些豪华舒适的大楼，旅馆展示出自命具有国际水平的装饰物，宽敞的铁制阳台，各具特色的建筑装潢，整个装饰透出一种有点儿过时的、有缺陷的“风采”，但还相当典雅。在高出地面十多米的凸出的门面上高高地挂着一幅招牌，上面有一排醒目的镀金大字：雷吉纳大旅馆。可以感到旅行终于就要结束了。

下面的人行道上有些嘈杂。安娜·玛丽付了车费。立刻，一群穿紧身衣服的旅馆侍者和小伙计纷纷拥上前来。他们油头滑脑，但颇为殷勤。这些人总是窥伺着找生意，用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很快提起了我们的行李。母亲跟着他们走进了一扇转门，这个铜光闪闪，庄严而吱嘎作响的庞然大物，把我们卷了进去，随着它的旋转，又把我们——这时我和安娜·玛丽紧贴在一起——投进一间洛可可式^①的陈旧、浮华、毫无生气的大厅，里边杂乱无章：节目广告，破旧的皮椅，托椅上的烟缸里盛满烟灰，挂衣钩上挂满外套和雨衣，地面上摆满行李，行李的标签上写满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这里，在一股熄灭了的烟火的气味中，一些强打精神的人手提累赘的行李进进出出。还有一些人坐在那里，互相扯着陌生人在一起常会扯谈的话题，不知在等待什么。他们的面孔几乎都不漂亮，衰弱而苍老，大部分男人都有些发福，还有一些女人样子很古怪，浓妆艳抹，脖子细得出奇。所有这些人，尽管他们国籍不同，语言各异，口音有别，都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他们都同属于特别的类型。他们不是大富翁，不是来路不明的冒险家，他们是一些有教养的人，可能太爱游荡了些，他们在世界各地闯荡，目光专门去搜索各种诀窍和把戏。某种狡猾的东西隐藏在他们厚厚的眼睑下。说到底，这是些冷冰冰的鱼，国际游蛇，出于种种神秘而庸俗的动机，他们在远途旅行中精心地打扮自己，因为太过分而显得滑稽可笑。

① 洛可可式，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华丽、繁琐的建筑艺术风格。

偶尔，他们中间出现一位走入歧途的人，但他已经习惯在迷途中生活。一位五十来岁的金发妇人在看一份电报，一时显得十分沮丧，但很快又恢复了镇静。这儿不是扮演悲剧的地方，旅店的规章严禁发生此类事件，再说，服务人员敏锐的目光也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可能性……

对这家旅馆极为欣赏的阿尔贝行前曾坚决要求安娜·玛丽在这儿下榻，对她说：“您在那家旅馆里肯定会很舒适的。许多外交官都在那儿住，价格也不算太高。”这一次，她出人意外地轻易接受了吝啬的领事给她的这种委屈，二话没说就服从了。

我的母亲神采奕奕。旅馆大小她毫不在乎，她的自由才刚刚开始。不久，她想住什么地方就会住什么地方，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再说，我猜想——我并不清楚——她觉得眼前克制一点也是适宜的，这正合乎她的初衷。

安娜·玛丽很快就出人头地。她被那些礼仪专家尊奉为“贵夫人”，这些人往往毫无礼貌，俨然一副铁面无情的评论家的样子。天知道他们是如何以细微的手势向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地位”的顾客表示自己的不满和蔑视的。然而对她，那欢迎的乐队高奏乐曲，奇妙地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仪仗队，轻徐地演奏的乐段发出了最洪亮的音响，殷勤的致意。当安娜·玛丽走近那神气十足的大人物，走进那些“大人物”会客厅时，她非但没有遇到一般人所遇到的冷漠，所见到的紧抿的嘴唇，心不在焉或装腔作势的神态，相反，她很快取得了胜利。到处是甜蜜的声音，温柔的话语，眼睛眨动着，闪出惊叹赞美的光芒，那里面饱含着谦恭的会意。“哦！是博纳尔夫人和她的儿子……哦，夫人，我们已经恭候多时。我们给您留下了一套最漂亮的房间，里面有两间相连的卧室，一间浴室加盥洗间。我希望这能使您满意……”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肥胖、秃顶、油光满面的人，他身穿黑色制服，制服的翻领上交叉绣着两把钥匙的图案，他站在一个挂满各种钥匙的柜架前面，把房间的钥匙交给我

们，就好像是献上了神圣的圣体盒子似的。这位主祭实为一位大门房，一位知道一切，了解、熟悉我们身分的占卜官，他不露声色地把它透露给他手下的那帮人和女仆老太太，那些奴颜婢膝的仆人。“博纳尔夫人真是一位公主。”侍者和女仆们马上齐声赞叹；随即又化作一支无声的赞美歌——充满敬意的各种怪模怪样：有的微笑，有的脸上笑得堆起了皱纹，有的弹响手指，有的眼睛里闪着光芒，有的目光中流露出恭维的神情，有的弯腰鞠躬。然而，得到如此敬重，光靠安娜·玛丽的仪表还不够。我们肯定受到了上层人物的关照——这只能是凯道赛的人，不是阿尔贝，而是一位更高的大人物。安娜·玛丽显然知道底细，她很快就被捧上了天。让人家这样去照顾她吧！当她在端庄之中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时，我不禁暗自思忖，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呢？

人们前呼后拥地把我们送到房间——打头的是那位门房，然后便是穿条纹坎肩的仆从和由一位威严的老妇人指挥的侍女，最后是那些帮我们提行李的、脸上长满疙瘩的小伙计。门房打开了我们“那套房间”的门，像一位傲慢而又顺从的主人那样殷勤款待我们。不过安娜·玛丽并没有忘记往这位骑士的手中悄悄地塞进一枚大大的硬币，他的手只张开一点点，几乎看不出来。小伙计放下我们的行李，开始在房间里慢吞吞地精心整理起来，他们扯一扯床单，或者抹一抹灰尘。这时，安娜·玛丽便开始向所有那些被什么东西遮住而在必要时又像木钵一样伸出来的手中投去硬币，随之便响起一片称道声，这次显得更为诚挚了。安娜·玛丽慷慨大方——而这正是阿尔贝所遗憾的。今天，她分外高兴，于是，她便大量施舍。“您会把我们弄穷了的，”我父亲知道的话，一定会凑近她的耳朵对她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一点不是玩笑，但是，他太怕她了，总是掩盖起自己严肃的神情。可今天，他不在这里。至少，我们用不着听他那一套打趣的、低沉的、痛苦的、审慎的、赌气的、愠怒的、指责的腔调了。尽管他很胆小，并且是白费口